





有決心的博士:在加州波特維爾 Porterville,雷蒙·瑞薩 Ramon Resa 大步走在山景 Sierra View 醫學中心 的走廊,他是該中心的醫師之一。

大多數小孩子三歲剛會走路時,大人們都是用能數到多少、ABC字母能背到哪裡,來評估他們的成長,可是瑞薩卻要面臨不同的衡量標準:在加州中部的農地,他可以堆多少棉花。

多年來,每當他在採收棉花、胡桃、或柳 橙時,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他曾遇到的一 些導師和指導人更強化了他那種感覺:即使他 在八年級以全班第一名畢業,但是他卻被要求 把畢業演講機會讓給一個白人同學。學校有一 個輔導老師想要把他調到木工廠去學木工,不 讓他學代數。

但是瑞薩堅持不從。今天,如要去他上班 地方拜訪他,你將穿過一扇標示著瑞薩醫師的 門。他目前是扶輪社員,在加州波特維爾當小 兒科醫師。他上班的辦公室離小時候與14個 親戚一起住的那間如小箱子一樣的房子不遠。

上班時,瑞薩來回穿梭於4個診察室,有時一天看50多個病人。一個三歲孩子患有過敏症、一個二歲的來做檢查、一個十歲的運動時傷了姆指。瑞薩幫小孩子檢查喉嚨或肚子時輕輕摳他的癢,必要時會改說西班牙語。「我比你會瞪,」他跟一個患有鼻竇炎、脾氣倔強的男孩開玩笑說。

「他會逗嬰兒和媽媽,來增強他們的信心,」他的主任雪麗,羅威爾 Shirley Rowell

說,這位主任從瑞薩在 1985 年剛拿到醫學院 文憑來到波特維爾起,就一直共事至今。兒童 帶給他活力、誘發他的快樂天性,但他也是一 個溫和而富有愛心的人。當剖腹產的嬰兒完成 手術被轉到婦產科病房時,羅威爾回憶,瑞薩 總是抱著嬰兒去病房,一路上對著他說話。他 從不使用轉房推車。「當然這是違反常規,」 瑞薩說。「如果我有機會和嬰兒結合在一起, 我會的。」

在他自己童年時,只有生重病時才會叫醫師來。瑞薩出生時,他媽媽才20歲左右,他是第五個孩子,從來沒看過他爸爸。他

上班時,瑞薩來回 穿梭於4個診察室, 有時一天看50多個 病人。

和二個兄弟被送到祖父母家去住:三個孩子跟「阿嬤」、「阿公」、伯叔、姑嬸、堂表兄弟姊妹,擠在一間房子,他們睡地板,共用一個洗手間。旁邊的院子裡養著山羊、豬、和雞。每個人都必須幫家裡做點事。

到了七或八歲時,他感覺他「不再是一個孩子,」瑞薩在他的 2010 年回憶錄「來自田間」寫道。他曾當過採棉花工人,每磅棉花3美分。他以比自己大的孩子工作表現更佳,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但是由於周遭所見都是酗酒、鬥毆、及其他帶給人壓力的東西,他的孤立、不滿意、及憎恨感,與日俱增。一進中學,瑞薩就開始感到一股讓人消沉的壓抑,他



在瑞薩的波特維爾診所懸壺濟世、習慣以可愛笑臉、舉手拍肩來與人打招呼。



加州農作物:波特維爾郊外的柳橙(左起);斯特拉斯莫爾 Strathmore 附近的柑橘樹;瑞薩在戈申 Goshen 郊外檢查一個未成熟的棉莢,小時候他經常在此採棉花。

再也感受不到學業及體育成就帶來的喜悅。他 發現自己害怕必然來臨的壞事。但是他有頭腦 及決心,而且他發誓一定要成功。

研究顯示,抱負和決心在塑造樂觀進取的態度扮演重要角色。支持性的角色模範也有同樣功能。有幾個關鍵人物在這個年輕學生身上看到大好前程,並鼓勵他:他四年級的老師。在學校地區辦公室的一個女職員。及他的鄰居吉姆 Jim 和蘇珊 Susan、杜拉克 Drake。吉姆是查維茲 César Chávez 的首要助理,但是瑞薩多年後才瞭解他在勞工運動扮演的角色。

多年來,每當他在採收 棉花、胡桃、或柳橙 時,總覺得自己做得 不夠好。

須認為你自己很特別,不屬於那個環境,」摩瑞諾說,他在伊利諾州的公司經營一家代覓經理人的公司。「你必須跟自己類似的人交朋友,」——摩瑞諾回憶,許多個星期五晚上他和瑞薩一起玩桌上遊戲,例如「風險」這個遊戲——你必須想要這麼做。」

瑞薩第一次接觸到扶輪是當他因成績優秀 而獲得扶輪社贊助去看洛杉磯道奇隊。這是他 第一次出外旅行。

少年時期,他開始了解一些同班同學擁有的優勢:補習及家教、度假、對於上大學及事業生涯的期望。可是,當有個網球教練願意免費一對一教瑞薩打網球時,他卻拒絕了。他必須工作;他家需要錢。中學三年級時,由於經常跪著採收胡桃而膝蓋疼痛,因此他必須向越野賽跑隊告假。當他獲得一件印有英文字母的外套時,他終於放心,因為他覺得這鐵定會迫使其他同學把他視為「一個真正的漢子,而不是無名小卒。」

雖然瑞薩符合加州大學系統的入學資格,他的學校沒有任何人告訴他。他說,他及其他在農場工作的同學反而都被指示去讀當地社區學院的職業班——還好加州聖塔克魯茲 Santa Cruz(UCSC)大學教育機會計畫的新生招募人員出現。

UCSC 大一那一年剛開始不久,瑞薩遇見一位名叫黛比·賓格 Debbie Binger 的藝術家,此後她一直是他的夥伴——從加州爾灣 Irvine大學醫學院、生兒育女、到人生的起起落落。他們倆結婚後定居加州中央谷,而且瑞薩也加入波特維爾扶輪社。1990年,他成為該社社長。

然而他仍然無法驅走童年時那種自己不夠 好的感覺。「在這些人面前,我感覺自己格格 不入,」他說。「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土裡土氣 的農場童工,卻假裝是一個醫師。」

但是他跟家人在一起也不自在。「有一 段時期,他在兩個地方都無法融入,」黛比 說。她最後說服他去找心理醫師看看他的憂鬱 問題。這再加上宗教,有助於他放下不滿和憎 恨,瞭解到家人已經為他盡力了。

在1990年年底,一場寒流摧毀了中央谷的柑橘產業,造成將近10億美元的損失。扶輪社員們,瑞薩說,瞭解這場寒害對那些種植柑橘的人代表什麼,這些人跟他們同樣都是社區領導人。但是瑞薩也瞭解這場寒流對農場工人及他們的家人代表什麼——至少100,000人失去工作。他知道他的扶輪社能提供協助。

但是首先他必須把自己的故事講給他 們聽。

「因此在講台上,我講述了我的故事:

過著沒東西吃的日子、依賴捐獻、餓著肚子 上床,」他說。「我羞於跟人說我是怎麼長大 的。直到我想幫助農場工人取得食物,我才告 訴扶輪我是怎麼長 大的。」

同社的扶輪 社友們立即做出回 應。各方捐獻紛紛 湧入,來幫助那 些農場工人度過 難關。白義德 Ken Boyd,當時 5230 地區總監,也出席 那次例會,在此之 「我羞於跟人說我是 怎麼長大的。直到我想 幫助農場工人取得 食物,我才告訴扶輪 我是怎麼長大的。」

前他對這位朋友所忍受的童年一點概念也沒有。他把消息散佈給當時地區內所有44個扶



「我喜歡採收橘子的原因之一,」瑞薩說,「是那些橘子樹長得太棒了。」



瑞薩和他的太太 Debbie 在 Springville 街頭散步, Debbie 在這裡有一間藝術工作室,孩子們也在這 裡上學。

輪計。

今天,瑞薩在全國各地講述他的故事——對少年及扶輪社員、教師及移民工倡導人、在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活動及醫學院。他寫了一本 回憶錄,此外一部有關他的一生的紀錄片目前 正在製作。

但是他仍然討厭演講——至少是演講時如此。但是之後,他還是喜歡,因為每次,他

說,至少會有一個人走到他面前,跟他說自己 重新振作的故事:童年在毒品窟度過,或童年 時有嚴重的學習殘障。或者像瑞薩以前那樣有 口吃。

「他讓小孩子們知道有志者事竟成,這一 點深深影響小孩子們,」白義德說。「如果你 相信那句話,你真的可以做到。」

許多人鼓勵瑞薩 Resa 繼續敘述他的故事。妮娜·克蘭西 Nina Clancy,另一個前地區總監,是其中之一。「我從未聽過像他那樣那麼勇敢,那麼激勵人心,」她說。「他熱愛生命,是無法抹滅的。」

在家裡,瑞薩家的兩個孩子現在已長大成人:瑪麗娜 Marina 在洛杉磯演戲,約書亞 Joshua 是小兒腫瘤學科的醫師。同時,瑞薩等不及想要快點當爺爺。在他的扶輪例會,他開玩笑地抱怨社友們的成功——有了孫子。

在工作時,他抱著一個嬰 兒說,「我可以把他留下 來嗎?」

這些日子,瑞薩 卻珍惜回憶錄的 精華,一點怨恨 也沒有。

但是許多年來,瑞 薩都與他的其他親戚保持 距離。他家有許多人對回 憶錄中的一些地方感到訝

異;有些人有不同的記憶。有些人告訴他「來 自田間」加深他們對這個家及他的了解。他的 叔叔耶斯米爾 Esmael,小時候同一屋簷下的 小孩子之一說,「看過這本回憶錄,我覺得好 像被他打了一下,我嚇了一大跳。我過去以為



瑞薩出席波特維爾 Porterville 扶輪社例會。



返家:戈申鎮,瑞薩在這裡長大;瑞薩開車在附近的柑橘園穿梭;他在這個房子度過大部分的青少年時光。

我對他無所不知。」

不久前的一個晚上,有20來個家人在威薩里亞 Visalia 的圓桌披薩店聚會,占了兩張大桌子,大家熱熱鬧鬧聊以前的事和近況。他們如何拼命工作的故事引起最大的笑聲,但當被問到那些經驗在當時好玩嗎,大家一致回答「一點都不!」

但是即使還是孩子,瑞薩被他周圍的美景深深吸引:「我喜歡採收橘子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橘子樹長得太棒了,」他說。開車路過他曾經工作的農地,穿過童年時的街區、經過以「橄欖和柑橘」等為名稱的街道上的水果包裝廠,瑞薩指出遠處山頂覆蓋著白雪的山脈、山坡上一排排的胡桃樹、以及一路延伸到地平線、橘子結實纍纍的柑橘園。

「我最後悔的事是沒回去激勵我們家族的下一代,」他說。「我沒過河拆橋。我只是沒辦法經常過橋回去。」瑞薩嚴格保護他的孩子們,他叫他們不要跟那些因染上毒品或加入幫派而潦倒困頓的親戚來往。

但是那些關係已經在修補了。有一天早上,他路過他姊姊羅莎 Rosa 的家而停車。裡面,他自己取用家中生產的玉米餅、馬鈴薯、及臘肉。「我仍然不知道天底下有任何東西會比鏟著一塊剛做的玉米餅進壺子,搭配一口帶有鍋子鐵味的火辣辣椒,更好吃,尤其是在寒冷、乾燥的冬日,」他說。

這些日子,瑞薩卻珍惜回憶錄的精華,一 點怨恨也沒有。



在戈申小學舊地, 瑞薩站在他曾經上過音樂課的那 棟樓外面。

作者: Mary MacVean 住洛杉磯,是一個專門 寫食物及健康的作家,也是一個農民。

更正

2017 年九月號扶輪基金主委文告中, 「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將 2:1 的配合捐獻(扶輪每捐獻 2 元,該基金會將捐獻 1 美元)」有誤。應為(扶輪每捐獻 1 元,該基金會將捐獻 2 美元)。